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九回 不甘欺侮入淨慈 喜發慈悲造藏殿

卻說濟顛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走出山門，一路裏尋思道：「這夥和尚合成圈套，逐我出寺門，我想勉強住在這裏，也無甚風光。那淨慈寺德輝長老，平素與我契合，若去投他，必然留我。」打定了主意，遂一逕往淨慈寺來。人見長老問訊，長老便問：「濟公何來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的苦一時說不盡，那靈隱寺眾和尚，與弟子不合，都想要逐我出來，昨日將我灌醉了，要我做鹽菜化主。弟子一時失口應承，我今日無面目再回寺去，只得來投長老，望長老慈悲留我。」長老道：「留是怎不留你，但你是靈隱寺的子孫，未曾講明，昌長老面上恐不好看，待我明日寫一束去勸他，他若有甚意見，那時留你，便兩家都沒話說了。」濟顛道：「我師見解極是！」當晚濟顛就留在方丈室中暫時歇下。次早寫了一封書，差一個傳使送到靈隱寺，面見昌長老呈上。昌長老拆開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南屏山淨慈寺住持弟比丘德輝稽首，師兄昌公法座前：

即今新篁漸長，綠樹成蔭，恭惟道體安享，禪規倍增清福，不勝慶倖！

茲啟者：散僧道濟，昨到敝寺，言蒙師慈差作鹽菜化主，醉時應允，醒卻難行，避於側室，無面回還，特奉簡板，伏望慈念，此僧素多酒症，時發顛狂，收回前命，責其後修，倘覩薄面，恕其愚蒙，明日自當送上。

昌長老大怒道：「道濟既自無能，怎敢受我三拜？這等無禮，我寺裏決不用他！」就在簡板後批著八個字道：「似此顛僧，無勞送至。」

遂將原書付與傳使帶回，稟知長老，長老大怒道：「這昌長老可惡！我又不屬你管，怎這等無禮，他既如此拒絕，我當收你在此。只要與我爭氣，就升你做個書記僧，一切榜文、疏文均要你做。」濟顛一一應允，謝了長老。長老自去選佛場坐禪念經，相安無事。

過了月餘，濟顛忽一日步出山門，信腳走到長橋底下，只見賣面果的王公，在門前播豆，抬頭看見了濟顛，叫聲：「濟公，為何多時不見？」濟顛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如今卻喜得被靈隱寺趕到淨慈寺來，與你是鄰舍了。」王公道：「門前卻好，我此時買賣，做也沒甚事，同你下盤棋要耍何如？」濟顛道：「使得使得，贏了你將一盤面果兒請我，我輸了，我光頭上讓你鑿一個栗果何如？」王公大笑道：「好！好！」就托出條凳子來，放在門前，取出棋子，一連下了五六盤，濟顛卻輸了一盤。王公道：「出家人怎好鑿你的爆栗，只替我寫一面招牌罷！」濟顛道：「不是詐你，我無酒吃，寫得不好。」王公道：「要吃酒不打緊！」就叫對門家酒店裏，燙將酒來，濟顛一動手，便是□五六碗，才問道：「你要寫甚招牌？」王公拿出一副紙來道：「就是賣面果兒的。」濟顛提起筆來，寫下□個大字道：

王家清油細，豆大面果兒。

王公自貼了這個招牌，生意日興一日，後事不提。卻說濟顛別了王公，趁著酒興，一逕走到萬松嶺來望毛太尉，毛太尉接見問道：「為何許久不來？」濟顛道：「一言難盡，被靈隱寺逐出，今在淨慈寺做了書記，終日忙碌，故不得工夫來看太尉。」太尉道：「今日天色熱，閑是無聊，你來恰好，且同我到竹園中乘涼吃酒去。」濟顛道：「蒙太尉盛情，濟顛也不敢推辭。」毛太尉聽了笑將起來。兩人到了竹園，風景稱心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直吃到日暮方罷。毛太尉就留濟顛在府中住了，一連盤桓了六七日，濟顛方辭了毛太尉，又去看陳太尉。太尉接了進去相見道：「聞你在毛太尉家，正怪你不來，今既來了，也要留你五七日，才放你去。」濟顛笑道：「只要有酒吃，便住一年又何妨？」太尉道：「別的還少，酒是只怕你吃不盡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早已排上酒來二人對吃，直到醉了方歇，醒了又吃，略纏纏就是三四日。濟顛猛想起道：「長老把我當個人看待，我私自出來了這□餘日，他心上豈不嗔怪！」遂苦苦辭了陳太尉，急急回寺。

剛剛到長橋邊，早遇著寺裏的火工來尋，埋怨道：「你那裏去了這半月？把長老□分苦惱，累我們那裏都找不到，快去見長老，省得他心焦！」濟顛聽了，急急走入方丈室，跪在長老面前道：「弟子放蕩幾日了，誠然有罪，望我師慈悲饒恕。」長老道：「我怎樣囑付你，你為何一些兒也不改前非？且說你這幾日在於何處，莫非又涉邪淫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怎敢復墮前愆，只因多時不曾出門，把相識多疏了。故到萬松嶺，蒙毛太尉好情，留住了六七日，又承陳太尉美意，又留住四五日，故此耽擱了。」長老道：「胡說，他們是朝廷顯官，你怎能與他往來，既這般敬重你，前日檀板頭叫你做鹽菜化主，你何又辭他做不得？」濟顛道：「鹽菜化主有甚做不得？只是不服氣化來與這夥和尚吃！若像長老這等相愛，休說鹽菜，一日便要□個豬，也化得到！」長老道：「你且休要誇口，我這寺中原有個壽山福海藏殿，如今倒壞了。若得三千貫錢，便能起造，你能化麼？」濟顛道：「不是弟子誇口說，若三千貫，只消三日便完，但是須要請我一醉！」長老大笑道：「你既有本事三日內化出三千貫錢，理該請你！」即命監寺去備辦酒食，長老親陪濟顛吃酒，這濟顛一碗不罷，二碗不休，直吃得大醉。長老道：「今日該開緣簿，但你醉了，明日寫罷！」濟顛道：「師父不知弟子與李太白一般，酒越多文越好。」遂叫行童取過筆硯，並【化緣簿】來，磨得墨濃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：

伏以佛日永輝，法輪常轉。惟永輝雖中天者，有時而暫息；賴常轉故，依地者，無舊不重新。

竊見南屏山淨慈寺，承東土之禪宗，稟西湖之靈秀，從來殿閣軒昂，增巍峨氣象，況是門牆高峻，啟輪奐風光。近因藏殿傾頹，無處存壽山福海，是以空門寥落，全不見財主貴人。

因思法輪不轉，食輪怎得流通？倘能佛日生輝，僧日自然好度。弘茲願力，仰伏慈悲。施恩須是大聖人，計工必得三千貫。捨得歡喜，人天踴躍；成之容易，今古仰瞻。有靈在上，感必通能；無漏隨身，施還自受。莫道非誠，此心可信；休言是誑，我佛證盟。募緣化主書記僧——道濟謹疏。

濟顛寫完，長老見句句皆有禪機，不勝大喜，又叫侍者倒酒與他吃，濟顛吃得大醉，方去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就到方丈室中來見長老道：「弟子今日出門去化緣，包管三日內化完，我師須要寬心，不可聽旁人的閒話。」長老道：「此乃佛門的善事，只要你誠心去化緣，便寬限幾日也不妨。」濟顛道：「不妨！不妨！只要三日！」竟拿了緣簿走出了寺門，一逕投萬松嶺毛太尉府中來。毛太尉道：「濟公為何來得這麼早？」濟顛道：「因有一心事睡不著，故起早來求太尉。」太尉道：「你有甚事求我，卻起得這樣早來？」濟顛道：「敝寺向來原有一壽山福海的藏殿，不意年久傾頹，今長老發心重造，委我募化三千貫錢，想我是個瘋顛和尚，那裏去化？故特來求太尉。」遂將緣簿呈上，太尉道：「我雖是個朝官，那裏有三千貫閒錢做布施，你既來化，我只好隨多少助你幾□貫罷！」濟顛道：「幾□貫成不得事，望太尉一力完成！」太尉道：「既你如此說，且稍緩一兩個月，待下官湊集。」濟顛道：「長老限我三日內便要，怎緩得一兩個月的話？」太尉見逼緊了，就笑將起來道：「你真是個瘋子，三千貫錢如何一時便有？」濟顛道：「怎說沒有？太尉只收了緣簿，包你就有。」遂將緣簿丟在桌上，翻身便走。太尉忙叫人趕上，將緣簿交還他，濟顛接了，又丟在廳上地下道：「又不要你的，怎這等慳吝？」說完，竟一直走出去了。太尉拾起緣簿，再叫人追趕，已不知去向矣。太尉吩咐門上，今後休放濟顛瘋子進來，省得纏擾。不知濟顛怎化得三千貫錢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，青青翠竹皆是佛性。靈隱寺僧既然設計逐我出寺，換個環境，也是好事。我佛在心，豈住佛寺？故遊山玩水，一逕往淨慈寺來，德輝長老有福了！

二、出家閑性慣了，悟不了什麼大道。德輝長老因我到來，且又溜出去喝得醉爛，惹得他煩惱叢生，哈哈！正是：

煩惱即菩提，學生出考題；

老師添慧智，佛性無高低。

三、靈隱寺的鹽菜化主做不成，原來是淨慈寺的壽山福海藏殿要我募建，故寫了一道【募緣疏文】，文情並茂，感動了善男信女。狂言三千貫錢三日募成，喜得為師熱酒相贈。讀此疏文，即知是一篇禪機妙訓，世人不可走馬看花，一眼溜過，且多讀幾次，且看花在微笑時的真容。

四、想化毛太尉三千貫錢，三日為限，害太尉著急了，錢從哪里來？世人啊！為善不要說無錢，一旦病時用萬千，此時，怎不說無錢？無錢命休了。此事只待毛太尉轉手，不勞分文，誠心一片就夠了！